

頂  
尖  
人  
物

榮真著

# 漢武帝



中州古籍出版社

頂

尖

人

物

榮真 著

# 漢武帝



中州古籍出版社



真实是历史学的生命。这是我在史学启蒙上接受的第一个教诲。

少年贪玩儿，读史乃出于无奈，偶尔也有感兴趣的时候。记得初读“鸿门宴”，读到樊哙瞋目视项王，“目眦尽裂”一句，不懂，跑去问家里的长辈，长辈说是眼睛瞪得太大，把眼眶撑裂的意思。再问：是司马迁亲眼看见的吗？再答：当然不是。三问：是他听眼见之人说的吗？三答：也不是，那只是一种形容、夸张。四问：写历史能形容、夸张吗？长辈烦了，一挥手：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人到中年，读史不仅成为生活中的一种乐趣，更成为我惟一的谋生手段。对少年时代提出的疑问，也即史学真与美的关系问题，却似乎更加困惑了。历史学家们一面称赞《史记》是“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是既真且美的鸿篇巨制，号召人们学习之，借鉴之，一面却以“论文体”写下了大量的论文、人物传记乃至历史故事，千篇一律，令人“望史却步”。习惯成自然，仿佛不如此就不“真实”、“不学术”了。

于是，上述与其他原因一起，终于酿成了“史学危机”：史学论著包括人物传记在内无人阅读，连史学工作者们也乏了问读史论的兴致，史学界疾呼“狼来了”。经过长时间的反思、研究，学者们几乎是一致呼吁：史学必须美起来。最近，从事历史人物研究的学者提出了“人物中心论”的主张，要求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破掉以事件为中心的老框框，不能以事件的研究代替人物的研究，以对事件的撰述代替对人物活动的刻划。

作为普通的史学工作者，我对专家们的主张拥护之至，觉得非





如此不能消除“危机”。不过，我又以为，史学的美必须建立在史料真实的基础之上，不能以大段大段的心理活动的描写取代客观的史料依据，不能以生造的“警句”代替清醒的、持论有据的分析；“目眦尽裂”固然重要，终不能代替“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否则，人物没有活起来，历史依然在沉睡；文辞绚丽若“桃花”，“人面”不知何处去，史学也就失却了其研讨和发现历史发展规律的意义。

每个人都在走路。每个人都只能走自己那一段路。

我也只能走自己这一段路。

我的史学功力不够，不敢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学术”为旨归；我对汉武帝的研究，只是在确定事实、积累实际材料的基础上，力求“文章不发半句空”而已。

我的文学修养不够，没有生动传神的笔致，没有深刻警世的言语，可以笔意纵横，褒贬百代；我只是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力求让历史和人物动起来，真实地反映时代的和个人的风貌，决不只见“桃花”，不见“人面”。

总之，在《汉武帝传》中，我只写历史运动过程中的人物，决不分割二者，或者随意削弱某一方。

在具体写法上，考虑到汉武帝在文治武功等方面都有许多重要活动，是和秦始皇一样的开百代风气的封建帝王，创造了许多“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历史场面大，持续时间长，如果写成“编年史”，势必将人物参与的历史进程分割得支离破碎，故而采用了类似“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并在各章之间注意时间的连续性。

原来各章皆有细目，后来发觉这样会使全书层次太多、太乱，不利于让历史本身说话，故而坚决剔除了。

本书引文，仿效范文澜先生《中国通史简编》的办法，均译成白话，或全译，或只译大意。至于引用的诗、赋则完全不译，否则韵味全失。考虑到出版社的要求，引文不注明出处。汉武帝一代，人才辈出，卫青、李广、霍去病、张骞、李陵、苏武、董仲舒、司马相如、

## 自序

东方朔、刘安等人，在历史上都留下了很深的足迹，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就是依靠他们完成的。因此，本书对他们的活动有选择地进行了评述，同时注意毋要喧宾夺主。在写作过程中，我曾参考了大量当代学者富有创见的研究成果，恕无法一一列出。但直接引用他人成说的，则一定予以注明，不敢掠人之美。

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强者在书山文海中披荆斩棘，蹈波踏浪，意态潇洒，胜似闲庭信步。

我是弱者，只敢在强者开辟的大道的边缘，一边望着他们愈去愈远的背影，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踉踉跄跄的步子。

这本小册子，就是我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行迹，虚浮之处，肯定不少，万家读者，群起攻之可也。

半世行路，只走出这几步，深感愧对师门！



## 目 录

自序 /1

引言 阴阳界上的眷恋 /1

第一章 梦幻并非总成空 /8

第二章 天与人的交响 /21

第三章 威慑消失前后 /34

第四章 替罪羔羊 /47

第五章 恼人的亲情 /57

第六章 磨刀霍霍向君王 /68

第七章 推恩策的魅力 /78

第八章 后宫与沙场 /89

第九章 金戈铁马赋国殇 /100

第十章 和气不生财 /115

第十一章 润色鸿业有文学 /125

第十二章 兵锋向南国 /136

第十三章 我所思兮在泰山 /149

第十四章 丞相的涕泣 /161

第十五章 古道·西风·天马 /171





◆ 顶尖人物—汉武帝 ◆

- ◆ ◆ ◆ ◆ ◆ 第十六章 文与武 罪与罚 /185
- ◆ ◆ ◆ ◆ ◆ 第十七章 勤修武备的帝王 /196
- ◆ ◆ ◆ ◆ ◆ 第十八章 世界在桎梏中颤抖 /206
- ◆ ◆ ◆ ◆ ◆ 第十九章 仙踪人迹有无中 /217
- ◆ ◆ ◆ ◆ ◆ 第二十章 巫蛊：飞天血雨 /228
- ◆ ◆ ◆ ◆ ◆ 第二十一章 成熟：从求强到求富 /243
- ◆ ◆ ◆ ◆ ◆ 结语 托孤：西渡阴阳界 /254

## 引言 阴阳界上的眷恋

……丁卯，帝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官前殿。三月甲申，葬茂陵。

——《汉书·武帝纪》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初夏时节。

京师长安，阳光还是那么明媚，渭水还是那么欢畅，一切都像往日一样生机无限，朝气蓬勃。

未央宫，古华夏建筑艺术的杰作，雄踞在龙首山冈地上，飞甍翘首，金脊横空，气势磅礴；前殿面积阔大，威严壮丽。这里是皇帝朝会之处。70年来，它见惯了入自东阙朝觐天子的诸侯，也见惯了入自北阙上书的士民；听惯了臣下颂圣的欢呼和“今上”威严的断喝。可是，今天的未央宫，第一次被笼罩在一片肃杀苍凉的气氛中。

汉武帝刘彻安卧在前殿中央，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灵70年来第一次安静下来——永远地停止了跳动。鼎炉中的檀香忽明忽暗地燃着，一缕缕沁人心脾的香烟在他头前缭绕着，升腾着；洁净的素幔在头上高悬，在殿中微漾的气流中轻轻抖动着。他的身躯70年来第一次笔一般僵直，被十二重崭新密实的缙纆紧紧缠绕着，外罩“金缕玉衣”(这是今人的说法)，光闪闪的。他一生策划过许多次大战，今天还是第一次穿上这样的“铠甲”。他的嘴巴和两腮异常鼓凸丰满——里面被人塞入一颗硕大的宝珠，也许还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美玉。这叫做“饭珠含玉”，正合天子之礼。一大块一大块的冰被人从深深的地窖中拖出来，塞到他的御榻下，阵阵寒气侵袭







## 顶尖人物——汉武帝

着他那同样冰冷的肌肤；融化了的冰水无声地在他身前身后流淌着。

.....

古往今来，上下四方，每一个人都不愿意死。

最不愿意死也最怕死的人是皇帝。皇帝的死不能称之为死；一个死字抵得上千劫万难、千凶万险，怎能由为天子为君父者承受！天子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后来又有什么薨逝、捐馆、奄弃荣养等许多好听而不好懂的代名词，都是给有身份的人预备的。只有庶人——也就是老百姓——曰死，好像庶人最该死。

他也是皇帝，所以最不愿意死，也最怕死；所以他没有死，也不会死，只是“崩”了而已。他的“崩”是一个偶然。

除了他的亡父、亡祖母和亡母以外，他可能再也未见过其他死人了。他没亲手杀过人，连一只鸡也没杀过。那是因为别人用刀用剑杀人，他则用嘴巴杀人。他一声令下，某某人被族诛，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襁褓中的婴儿都倒在血泊中，黄土地被染成了酱紫色；他一道诏书，也许只有歪歪斜斜十几个字，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便集结边庭，塞外对垒，兵戈相击，血肉横飞，伏尸遍野，天下缟素。

可是，他毕竟也是人，在生与死的阴阳界上，也多少体验到了死的悲哀。

他的胞妹隆虑公主在病危时交给他一笔巨款，为自己的宝贝独生儿子豫赎死罪，并嘱托他看顾好这个没娘的孩子。后来这个孩子日渐骄横，醉杀主傅，犯下了死罪，大臣们都说：“罚了不打，陛下免了他的死罪吧。”他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仍然仿效上古圣主，赏不避仇讎，罚不择骨肉，将自己的外甥也是女婿严正典刑。事后他哭了，他知道再也见不到外甥了，觉得对不起早赴黄泉路的妹妹。

晚年，他离阴界更近了。他巡察地方郡国时路过河间（封国名，治所在乐城，在今河北献县东南），在这里发现了一个两手皆拳的奇女子。他为她的美丽所倾倒，为她将手伸开，从此大加宠幸。这位“拳夫人”随他西入长安，被安排在钩弋宫中居住，所以又叫

钩弋夫人。后来，他感觉到自己在阴阳界此岸的时日已经无多，决意立钩弋夫人生儿子为太子。在甘泉宫里，他突然责骂钩弋夫人，不为她的珠泪莺声所打动，坚持将她押入掖庭狱中赐死。他害怕钩弋夫人也像他的曾祖母高后吕雉那样，在他身后秽乱宫闱，操纵少主，专擅国政。可是，当他疾言厉色地对娇柔的钩弋夫人喝道“快走！你活不了了”的时候，他的心却在滴血！他知道此一去不啻人鬼永隔，再不能花心春意、缱绻情怀，只落得夕阳衰草乱寒鸦，隐映残霞，呜咽鸣笳。

他对死的表面特征是很清楚的，可是，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对生生死死这些事情看得很神秘，闹不清楚这无数个偶然究竟是怎么回事。他怕死，也希望亲人们永远不要跨过阴阳界，或希望亲人们再活转过来。他宠爱的李夫人死了，春叶飘零，秋香冷落，他忧伤得肠欲断、心欲碎。听说齐地的方士少翁能摄人魂灵，他喜出望外。少翁夜张灯烛，罗陈酒肉，请他遥居别帐，果然远远望见一个美丽的女子坐在对面帐内，依稀好像李夫人的形貌，使他更加相思悲感。可是他很快就发觉少翁是在欺骗自己。他似乎有些明白了：到达阴阳界彼岸的人是无法回转来的，不像韭菜，即使脑袋割掉了，也还能再长出来。

.....

死，是人生之旅的自然终结，事之大者也。平民百姓尚且有棺椁纹衾扩垄之度，何况九五之尊。梓宫被抬进了前殿，上面画着日月神龟龙虎和偃月牙桧，他被人抬着放了进去。谒者引领着诸侯王们肃立在殿下西面北上，其他宗室成员排列在他们后面；他的那些夫人、美人们依次东向而立。8岁的皇太子也来到这里，被这阵势搞得凄凄惶惶的，不知所措。在礼官的统一指挥下，殿中响起一片高高低低真真假假的哭声。三公面容哀痛，步履庄重地自阼阶而上，毕恭毕敬地向梓宫内安放了珪璋诸物。几寸厚的棺盖被钉死了，伴随他的，从此只有无尽的黑暗……

.....

有些人虽然热爱生活，可是并不畏惧死亡。他们舍生取义、杀





## 顶尖人物—汉武帝

身成仁、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黄钟大吕，奏出万古流芳的辉煌乐章。在他们面前，死去的只是死亡本身。

他不属于这种人。

有些人由于特别怕死，遂谨小慎微，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抱定了平为福、和为贵、忍为本的处世宗旨，世态炎凉与否，一概不问。

他也不属于这种人。

前者他无力为之，后者他不肯为之。他一定知道曾经威震华夏火焚秦宫的西楚霸王，假设他也被追兵逼到滚滚东去浪千叠的乌江之滨，是不是也会像项羽那样仰天自刎，洒尽一腔英雄血？恐怕不能。他会东渡乌江，招兵买马，卷土重来，再与天下豪杰争锋。假设他也身带箭伤，复染沉疴，是不是也会像他的曾祖父刘邦那样，大呼“命乃在天，即使扁鹊复生又有什么用处”，有伤不治，有病不医？恐怕也不会。他会大力搜括名医国手、秘制丸散、祖传膏丹，苟延残喘下去。

历史不能假设。不过，至少下述是真实的：他不能舍弃那些肌理细腻骨肉匀、态浓意远淑且真的群芳美女们，不能舍弃那象征天下主宰的天子之玺，不能舍弃巍峨壮丽的汉家九重宫阙，不能舍弃天下诸侯尽西来、怀柔远人的万方和乐，不能舍弃奔腾咆哮、九曲十八弯的滚滚黄河，不能舍弃云梯挂青壁的泰山，更不能舍弃他从未见过面，却又为他无限热爱衷心崇敬的天神地祇们。他为了这些至尊至贵点石成金白日飞升的神祇和仙人，几乎将肝肠使得寸寸皆断。他时时刻刻都在祈盼着神灵来到自己的面前；他要以紫罗荐地，燔百和之香，张云锦之帟，燃九光之灯，列玉门之枣，酌蒲萄之礼，隆重欢迎，请教益寿延年、长生不老之道，使自己也成为吸风饮露、乘云气而御飞龙、游乎四海之外而不受宇宙间任何规律羁勒的仙人。为此，他建立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祠庙，举行过数不清的祭祀仪式，投入了无法数计的巨额资财，再也找不到比他更虔诚更热忱的信徒了。他已经做了那么多有益的和荒唐的事：尊儒兴学、北逐匈奴、南征闽越、强干弱枝、盐铁官营、大兴土木、祭神求仙……

他还想永远做下去；他已经有了那么多或正大光明或稀奇古怪的念头，还想再制定一大串震惊朝野的计划。难怪在他还年轻的时候，有人当面指责他“多欲”，认定他根本做不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我们不妨再试作推测：也许在临终前的那一刹那，他终于明白了，最为自己钟情的恋人并不是即将永别而去的锦绣乾坤，而是他自身，是他所掌握的一言而九鼎的生杀大权。看到愚昧肮脏的臣民和气象万千的山川，都在自己的开怀大笑或冲天暴怒中瑟瑟发抖的样子，他的心愉悦得都要醉了；悠悠然，飘飘然，甘甜，醇美，像吟一首无尽的情诗……

也许在临终前的一刹那，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自一出生就已经站到了阴阳界上。假如上苍能够让自己再做一次皇帝，他相信一定比这一次做得好些。他在晚年已经向世人表示了自己的悔恨。他可能会发誓不再醉心求神成仙，耗费民脂民膏；不再连年治狱，诛罚过多；不再军旅频出，征调不已；不再疑神疑鬼，害死亲生；不再痴迷于肉麻的寿颂之辞和翩跹的舞姿……

驱疫避邪的神像方相氏，以黄金为四目，玄衣朱裳，执戈荷盾，在大驾太仆的卫护下，立乘驷马之车，先行出发了。一面长达20多尺的大旗游曳于地，上面绣着日月升龙。微风吹拂着旗帜，绣龙也抖动着，卷地而去。洁白的招魂幡飘在空中，上书“天子之柩”，导引着这支庞大的出殡队伍，向渭水北岸的咸阳原行进。大行载车通体皆白，系参缪纒，长30丈，阔7寸，为挽6行，每行50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再后面是数不清的仪仗，数不清的旗幡，数不清的车辆，数不清的明器……

.....

皇帝最不愿意死，也最怕死；有趣的是，他们好像比任何人都清楚死亡是无法避免的，而不论你在阴阳界上怎样拼命挣扎。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日子里，他们似乎也未过久地沉溺于充满虚幻的海洋中。否则，为什么还没等把宝座焐热，他们就急急忙忙地为自己营造陵寝呢？





即位的第二年，他下令营造茂陵，那时他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大孩子。他的“寿陵”比列祖列宗的都高、都大，在空空荡荡一望无垠的渭水平原上十分显眼：高14丈，方140步，像一座覆斗状的小山，静静地矗立在咸阳原上。它的南面，就是那条以混浊闻名于世的渭水。

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是一个罕见的博学多才的人物。除了历史学外，在文学和天文学上的造诣也很精深。司马迁说秦始皇嬴政的陵寝豪奢无匹，特别是内部，更为金碧辉煌。墓室的穹顶绘有天文星宿，下边摹拟神州大地的地理形势，开辟江河湖海、五岳群山。江河中注入水银，使之流淌不息；用黄金做成凫雁，在其中嬉戏遨游；以大鲛的脂膏为灯烛，照亮地下深宫中的漫漫长夜……这一切他可能也知道。他的墓室内部是不是也这般奢华？现在还不得而知。不过，他是喜欢热闹的人，最痛恨无所事事、孤独、寂寞、凄凉、冷清。一想到要同冬蛙寒蜚相伴于地下，常常不寒而栗。于是，在营造“寿陵”的同时，他下令营建茂陵邑，将许多外地的富商大贾、豪强巨宦和一些平民迁居此地。不多几年，茂陵县（治所在今陕西兴平东北）市井繁华，富甲天下，许多官吏以迁徙茂陵居住为荣，京师里那些三公九卿和二千石们，羡慕得眼珠子都红了。

.....

无论他生前怎样试图永远主宰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他，连同那庞大、沉重的梓宫还是被放进了深深的地宫中。他的大臣霍光下令将无数金钱财物以及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全部瘞藏在茂陵中。又安排后宫女子住在园陵区内，打扫京殿，祭奠山陵。当这座巨大的陵墓完全被封死，他就被禁锢在这茫无际涯的黑暗之中了。

墓外，红花自香，碧水长流，青山不老，白云悠悠……

.....

如果他能够像马王堆那位老太太，尸身保存完好的话，也许能在死后2000多年的某一天，让当代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欣赏他的“御容”？人们该怎样评价他呢？

## 引言 阴阳界上的眷恋

事实上,在他身后不久,关于他的评价就以非常激烈的形式出现了。他的曾孙汉宣帝刘询初即位,就对他的一生作出了完全肯定的评价:

孝武皇帝躬仁谊,厉威武,北征匈奴,迫使单于远遁;南平氏羌、昆明和瓯、骆两越;东定朝鲜,廓地开边,设立郡县。百蛮率服,款塞自至,珍贡陈列于宗庙;协音律,造乐歌,荐天地,封泰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开圣绪,尊贤显功,兴灭继绝,褒周之后,备天地之礼,广道术之路。上天报赐,符瑞并应,出宝鼎而获白麟,海献巨鱼,神人并见,群山皆呼万岁。

长信少府夏侯胜公开反对汉宣帝的见解,几乎完全推翻了他对汉武帝的的评价。他说:

武帝虽然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可是多杀士庶,竭民财力,奢侈无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失所,死者半数。蝗虫大起,赤地千里,人民相食,六畜至今不旺。武帝于民没有德泽加身,所以不应当为他建庙制乐。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关于汉武帝评价的争论。从那以后,诅咒他的,赞颂他的,议论层出不穷,五色迷离,为历史、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头绪纷繁、理还乱、剪不断的公案。还是让我们从汉宣帝和夏侯胜的立场上超脱出来,沿着干涸的遍布沙砾的河道,从其枯竭的现实终端,寻觅昔日水量充沛的源头吧。他的死是一个偶然,他的生呢?他的由生到死在阴阳界上挣扎的全部过程又当如何呢?





## 第一章 梦幻并非总成空

男方在身时，王美人梦日入其怀。以告太子，太子曰：“此贵征也。”

——《史记·外戚世家》

8

上下几千年，东西数万里，东方这片古老的神州大地，既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勤劳善良的炎黄子孙，也孕育出许许多多似乳一般甘醇、如蜜一般甜美的梦境和传说。善良的或邪恶的动机，正大的或卑鄙的欲念，都被附会在这些美妙而离奇的传说之中，令人激动，也令人沉静；使人清醒，也使人茫然。有的梦变成了现实，比梦境还要辉煌；有的梦像三棱镜一样，反映了七彩流光的本质所在；有的梦透着一分古怪、两分荒唐、七分邪恶，为世人和历史所唾骂。是现实搅起了梦境中的惊涛骇浪，还是梦境为现实皱出一片似是而非的脉络纹理，抑或是梦境幻化为现实？

汉初功臣臧荼骁勇善战，被汉高祖刘邦封为燕王。旋即起兵造反，被高祖生俘，臧荼投降。此后，他的命运便谁也不知道了。臧荼的孙女儿臧儿后来不晓得怎样嫁到了扶风郡的槐里（陕西兴平县东南），给平民王仲做妻子，生有一个儿子王信和两个女儿王媪、王儿姁。王仲死后，可能由于生活所迫，臧儿又改嫁到长陵（陕西咸阳市东北）田氏家中，为田家生了田蚡和田胜两个儿子。臧儿的长女王媪许配给当地平民金王孙，生有一女，名唤金俗。当时占卜这种迷信活动十分流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愚夫愚妇，皆笃而信之。可能是出于爱女之心，臧儿见两个女儿出落得如水上芙蓉、月下桃花，娇娇滴滴、鲜鲜亮亮的，不甘心让她们老死民间，便去求

## 第一章 梦幻并非总成空

人为之卜筮，岂料卜筮的结果竟是“两女当贵”。臧儿喜出望外，果真如此，自己岂不是也终身有靠、坐享尊荣了么？臧儿不愧是将门虎女，硬生生地将王媪夺了回来，活活拆散了一个美好的家庭。虽然金王孙强烈反对，可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能有什么作为？又不知拨弄了什么神通，臧儿将两个女儿相继送入汉文帝太子刘启的宫中。至于那个失去了亲生母亲的小女孩儿金俗，作为外祖母的臧儿，对她却出奇的冷酷，从此再也没有看顾过这个可怜的孩子。

王媪、王儿姁入宫以后，凭着秀丽的容颜和得体的举止，很快博得皇太子的宠爱。在皇太子即位前后，王儿姁生了广川王刘越、胶东王刘寄、清河王刘乘、常山王刘舜。王媪生了平阳、南宫、隆虑三位公主和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的孕育过程十分有趣。文帝末年，王媪王美人又身怀六甲。一天，在香汗淋漓之中梦日入怀，醒来后将梦境告诉太子。太子听了十分高兴，说：“这是贵征啊。”六月，汉文帝刘恒告别了人间。8天后，皇太子刘启即皇帝位，是为汉景帝。初元元年（前156），王美人为景帝生下了这个儿子。尽管在这个婴儿身上看不出有什么“贵征”，汉景帝还是给他取名叫“彻”，暗寓“圣彻聪明”之义。这个婴儿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

相对于历史发展的逻辑进程而言，刘彻来到这个纷乱嘈杂的世界上纯属偶然，不可能带有什么神秘色彩。梦日入怀云云显然出自王美人的精心编造，目的很明确，就是希望景帝能够看重这个儿子，为将来争取被立为储君做舆论准备。其实，这个婴儿的啼哭远非是一曲极为抒情的慢板，偏偏有一班好事者在此后几百年间闲得无聊，胖得发愁，杜撰了许许多多神奇的故事，害得有些当代史学家将其作为确定不疑的珍贵史料。他们说汉景帝曾经梦有神女双手捧着一轮奇烫无比的太阳，送入王美人口中。又云景帝梦见一头硕大的“赤虺”，摇头摆尾地自九霄飞下，直扑汉宫崇芳阁。景帝从梦中醒来，急忙实地察看，果然见崇芳阁外有赤雾盘旋如龙，搅得汉家宫阙腾起一片萋萋丹霞。占者姚翁为景帝圆梦占问，







认为此乃大吉之兆,说此阁内必生命世之人,攘夷狄而获嘉瑞,为刘宗之盛主。于是景帝在狂喜之下将崇芳阁改名为猗兰殿,让王美人搬进去住,以副天意。所以刘彻诞生以后,汉景帝为其取名“吉”,以副大吉之兆;或曰取名“彘”,以应“赤彘”之征。此皆耸人听闻之说,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堂堂正正地为人处事更为荣耀的呢?

预定太子,在汉代是从高祖时期开始的,被认为是国家政治统治的根本。认真说来,刘彻并没有什么特别优越的条件去竞争储君之位。汉景帝宠幸的女人很多,并非只有他母亲一个;刘彻自己也不过只是景帝的第十一个儿子,既非长,更非嫡。“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无论哪条,刘彻都不沾边儿。

果然,景帝初元四年(前153)的夏四月,刘彻的异母兄刘荣被立为皇太子,四岁的刘彻被立为胶东王。看来,即便有“梦日入怀”的“贵征”,刘彻的政治前途也只能止于此了。

梦境距离现实实在过于遥远了,没有什么迹象能够证明二者最终会实现成功的融合。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两年后皇后的被废,使深宫中的许多人都改变了命运。

古代中国妇女的生存价值,从日常生活方面来说,在于织纴组紃酒浆醴醢而已;不过,她们所肩负的最崇高的社会使命,乃是为夫家生儿育女,延续香火,使阖第称庆,光大门楣,耀祖荣宗。正是基于这一点,孔夫子他老人家才肯定了为人妻者乃“亲之主也,敢不敬与”?一旦为人妻者不能益子旺夫,没有完成上以事宗庙、下以延后世的使命,便极有可能陷入永劫不复的沉沦之中,愈是贵族妇女,她们的命运可能愈是凄惨,往往求为匹妇亦不可得。

汉景帝刘启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著名的皇帝,他的皇后薄氏却默默无闻。这个命运多蹇的女人原是景帝祖母薄太后同宗族的姑娘,由这位热心肠的老太太做主许配给景帝。景帝初元六年(前151),薄皇后因久不生子而被废,只得一行雨间一行凄惶泪地搬出了皇后寝宫。一方山穷水尽,一方柳暗花明,景帝的几个宠姬由此而萌发了不尽的情思和无限的遐想。